

□江南布衣

一封书信的重量

一封书信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放在手上可以感知它的重量。打开那粗糙的纸张可闻到残留的墨香,透过那些端正或凌乱的字迹,可以想象写信人当时是怎样的表情和心情:轻快喜悦嘴角上翘,或眉头紧皱忧心悲伤。写信人遣词造句都用心斟酌,下笔小心翼翼,情感跃然纸上。真实的文字,诚挚的情感,这就是传统书信的魅力。

淮阴博物馆收藏有一封于右任的家书,时间是1937年11月16日,当时淞沪会战已呈定局,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决定西迁武汉。局势的恶化令于右任辗转难眠,凌晨五点给留学国外的儿子写信:“望德: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如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我每感痛心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于痴人吃粪。汝以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所学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嘱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

□王兆贵

大事与小节

杨朱对梁王说,治理天下如同运筹于掌心上一样容易。梁王疑惑地说:听说先生您有一妻一妾都摆不平,三亩园地都种不好,怎么能说治天下就像摆弄于掌心呢? 杨朱说:您见过放羊的吧,一个五尺童子能驱赶上百只羊。假如让尧来牵羊,舜来挥鞭,就连一只羊也赶不动。

杨朱是战国时期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哲学家,史称“杨朱学派”,与儒学、墨学并驾齐驱,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盛名,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

他对梁王说的这番话,类同于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但又不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老子的治国理念是以家务事为参照,而杨朱撇开治国与治家的关系不谈,转而以牧羊为例,意在说明,抓大事者不屑琐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据《后汉书》记载,汝南平舆人陈蕃,

(因粤港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加增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右任,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于南京。”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做过陕西都督,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后,他就出任监察院院长,一直到病逝台湾前都任此职。久居高位竟连儿子回国的路费都凑不齐,为官一生的清廉自律不言而喻。这封家书写得平白如话,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忧国忧民的至情,连能替国家省几文钱都挂在心上,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胸怀,令人感动不已,由衷敬重。

家书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长辈通过一封封家书,把人生体验、道德修养传授给后代。而一些优秀的家书就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如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留下的数百封家书中,既有过日子的窍门,还有治国齐家的理念,更是他思想情感、军事谋略及为人处事的完整体现。而《傅

雷家书》则更接近于一部文学作品,完整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注重与追求。

以书信为纽带传达了人们对真理和艺术的思考,对朋友和孩子的期许,对亲人和爱人的深情,那些纠结和顿悟、忧伤和喜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就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历经劫难的黄永玉与曹禺两位大师重逢,黄永玉给曹禺写了这封信。性格刚直、执着艺术的黄永玉在信中坦然直言:“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你心不在戏中,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泥濘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曹禺阅后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写道:“你指责我近三十年的空洞,‘泥濘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射中了要害,我浪费‘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他将黄永玉的信装裱起来,以便随时翻阅,作为自己创作的动力,“在我疲乏之时,在我偶尔失去信心时,我将从你信中看见了火辣辣的词句,

它将促使我拿起笔再写下去。”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浮躁喧嚣的现实面前,努力保持浑然天成的纯朴,赤子之心赋予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独立人格。黄永玉就属于这类人,他在信中坦诚相见,言词直率尖锐;而曹禺先生毫不计较,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两位大师的人品襟怀令人敬重叹服。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各种媒介信息令人目不暇接,与书信相比,其特点是快捷、直观,5G技术的普及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向往的“天涯若比邻”实景。然而,正因为这些便捷的通讯工具,人们对于信息的重视程度反而降低了,对于传递的信息更随意任性,不像古人那样写信时全身心的投入。虽然我们用来书写的工具变了,但不变的应该是中国人的礼仪和情怀。要充分尊重每一个与自己人生有交集的人,无论你是发微信或上头条,都要多一点礼仪,多一点真诚,多一点文化,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美。

可是,仅从典例和哲理上来论证小节与大事的关系,总觉得不足以服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拘小节,而在于能否成大事。办不成大事者,拘泥小节毫无意义,徒留话柄,贻笑大方;能成大事者,小节也就忽略不计了,或可收录为逸闻轶事,传诸后世。

□周维强

马一浮先生是“一代儒宗”。儒有君子儒、小人儒。马一浮是君子儒,是能够阅读外文、接受过西洋文化的君子儒。

马一浮 1939 年受聘设在四川乐山县乌尤山乌尤寺的复性书院做主讲,讲学三年汇成一部讲稿《复性书院讲录》。里面关于读书,马先生讲了很多的方法,作出四点概括:“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马一浮又具体解释道:“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马一浮虽然只是就读书而言,但这么一种博大沉雄的气象,我以为,实在也是可以引申到我们的文化探讨、文化吸取、文化交流乃至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的态度、方法上面来的。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里还提到,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

□王玉初

别了,焦虑先生!

有位先生,总是不请自来,他姓焦,名虑。

他是谁?

思索良久,感觉他像空气,无影无踪亦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常伴在我们左右。他是那般奇幻,实在叫人捉摸不透,只好问计于医。

医者说:“他的相貌犹如紧张、恐惧、坐立不安、头晕、胸闷、心慌、呼吸困难、出汗、震颤、濒死感或失控感,与你随行。倘若他处于幼小,你只需深呼吸,凝望长空,挥挥手,他便自行离开;要是等他长大了,束缚于你的身心,则不易祛除,已然成病,得治——或进行心理疏导将之弱化,或用药物将之驱离。”

我察医者泰然自若,便探问:“焦虑先生从何而来?你见识广博,深谙其道,应该没遇见过焦虑先生吧!”医者呵呵一笑,说道:“焦虑先生来自外部,更来自内心,因人而异。我亦不能免俗。”说完,他开始叫下一位了。

为了看清楚焦虑先生,我便问内心。内心回答:“人的欲望是焦虑先生的基础,外部的压力是焦虑先生的催化剂。”我好像明白了这一点,便循声从周遭的人身上去了解焦虑先生。

父母都有一个挂念孩子的习惯,他们虽不像那位担心雨天大儿子卖不掉布鞋,晴天小儿子卖不掉雨伞的老太太,却也担心孩子们这不好那不如

曾经有数次,亲友让我给小孩子取名字,我每每搔搔头皮感到为难至极。

最感到为难的是弄来弄去避不开重名。

我自己想想,取名确实很难,有八个难:一,不能与上辈重复;二,不能与平辈雷同;三,要方便输入电脑,不然,小孩长大以后入学、做身份证、发工资都会碰到麻烦;四,要普通话“开口呼”的音,叫得响;五,要吉祥如意;六,含义尽量深一点;七,要有点时代感;八,女孩名字最好还要有性别特点的,给女孩取“豪杰”“雄伟”之类总欠适宜。“亚美丽嘉珍宝贝,贞花娉珠兰翠娥”已给人取熟了,何况还要有点理想寄托在名字里头,难啊。

想现在我国人口有 14 亿,常用汉字只有 3500 个,一年年下去,如何才能避开?

历史上这么多名人,他们难道不想自己的名字独一无二吗,但是,做不到!

比如,晋有谢安石,宋有王安石;三国有张飞,宋有岳飞;古有名将周瑜,现代有名演员张瑜;古人早有关公,“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魏无忌长孙无忌,名无忌并非无忌。”名有重复,此事古难全。

于是,有人只好到字典里找生僻字,这使我不以为然。数十年前,那时我是一名年轻教师,有学生名何永祖,我错叫他何永旭,他不高兴地高声说:“读‘昌’!”我这知识贫乏的先生让学生教训了,学生们哄堂大笑,本人在课堂上大出洋相。可这“昶”字还算不得生僻字呢。

说到开玩笑,以汉字的丰富内涵和多义,其实什么名字都可以拿

来开玩笑。郭沫若听到漫画家廖冰兄的妹妹叫廖冰,因而取名“冰兄”,便开玩笑说:“那么郁达夫的太太一定叫‘郁达’了!”不禁令人莞尔。

这就使我不禁佩服起曹雪芹、施耐庵先生来了。一部《红楼梦》上千人物个个名字好听,主仆分明,辈分有别。“文”字辈,“玉”字辈,代际清楚。《水浒传》则绰号取得好,什么“急先锋”“霹雳火”“黑旋风”“鼓上蚤”简直一眼就能看出人物性格来。

读文史著作时,我更发现中外名人的名字皆十分好听,不但不重复,且个个有深意,其实,细细看去,名字也没有什么讲究之处。这才醒悟:“名者实之宾。”先有实,后有名。名,不过是高等动物的某一个个体代号,退一步说,其实名字马虎些也可以。于人类有某一方面贡献者,此名必美。有报载,舒舍予有十几个,出名的却只有老舍一人。类似情况还有吧。

有一位亲戚叫我给他的儿子取个名字,说是他儿子八字里缺水,要我多加点水。这苦活弄得我晚上失眠。将字典里的“水”字部都翻烂了,还是想不出。后来,忽然想起,古都长安,那儿河流多,有“八水绕长安”之说,那八水分别是渭水、泾水、沔水、涝水、泾水、渭水、灞水、泾水、灞水等八条河流,它们围绕在长安城四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长安人。这水是够多了,难道都用上去?我忽然想到,就用一个“沔”吧,水之丰沛,一字概括! 这水也够多了吧! 笔画少,上学了也好写。何况古都吉祥。就给孩子取名“沔华”,让他长大了用丰沛的水源去灌溉华夏大地吧! 对方收到后果然十分高兴。

多卷本《中国哲学史》现在恐怕不太被引用了,但这篇短文写得确实好,甚得熊、马二先生的风采神韵。民国时曾被顾颉刚许为“江左治礼,无出其右”的沈文倬,曾著《蒋庄问学记》一文,追记 1963 年 4 月造访蒋庄向马一浮先生请学,也写出了马一浮读书、治学的气象。沈文倬这篇文章里写道:“4 月天气,淡日晴和,春山新绿,春水漪涟,坐在雕花格子窗前,望望南屏山,谈论经儒传记,亦平生快心事……出于治学的路数不同,我的问,先生的答,有一致,也有违异,都在‘容别解’‘求圆融’中进行的。”沈文倬固以治古文献尤其礼学著称,而这段文字清丽典雅,允称散文佳品。

“温润和平,休休有容”“容别解”“求圆融”,任继愈、沈文倬两先生文章所说的,与马先生阐发读书之道相吻合。我想这既是马一浮先生的读书之道,也是马一浮先生治学的境界,恐怕也正是我们的文化交流、文化接受和文化建设所应采取的态度。



小村冬雪

汤青 摄

□蒲田广隶

霉变与发酵

发现和控制食物的发酵,应该说是人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创造。它大概来源于古代多余食物的储藏,以及在储藏过程中发现了蛋白质类食物的霉变发酵。当然,这绝不可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腐烂或者说腐败。因为这过程正好类似于人类对食物的消化,当然也包括几乎所有其他杂食性动物,它们胃肠道内部的生理性消化过程。

人类的消化吸收系统,正是通过人体内的各种腺体所分泌的各类生物酸和生物酶,以及利用各种寄生的细菌来进行类似于平时的那种霉变发酵的过程,使之摄入的粗蛋白得以降解,最终才能被胃肠道顺利吸收。由于古代食物的普遍匮乏,几乎所有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类,肯定会有可能吞食过一些并不那么新鲜的,甚至已经霉变发酵了的蛋白类食物。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生病,反而倒是感觉更加容易消化。如此一来,自然便容易产生对于此类食物的惊奇与向往了,或者干脆说是被吸引。譬如,可以体会到这是一种特殊的香气美味,亦如霉豆腐的那种特别能够吸引越地人食欲的气味。而且接下来,人类慢慢地开始有意识去进行关于蛋白质类食物的霉变发酵工艺的探索与研究了,甚至于到了现代社会,居然还有一些食品与营养学院在搞专门的理论研究的时,建立起专业的霉变发酵工程

系来进行有关产品的工艺研发与人员培养,最后终于形成和完善了当下的诸多复杂的有关食物霉变发酵的制作工艺,以及庞大的霉制发酵类食品系列。

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主要是对于蛋白质类食物的霉变发酵感兴趣,而少有单独对淀粉类食物进行霉变发酵处理的时候。实际上,纯粹的淀粉类糖类食物的霉变,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一种有毒的苦味,也即越地人通常称的烂苦肝,而且还会由此而丧失相应的营养价值。或许,这就是此类食物在胃肠道内的消化,通常并非需要采用类似发酵方式的缘故。

前面所说食物的霉变发酵过程,其实指的是一般不在人类或者动物的肠胃内部进行的意思。当然,在动物胃里进行食物预备性发酵的过程,倒也是曾有所闻。譬如分布在南方的某些地区,据说便有一种喜欢将那些刚从猪胃里掏出来的食物去宴请客人的习惯,并推崇其为难得的美食。事实上,好多此类的霉变发酵工艺是需要隔着隔绝空气,特别是在隔离氧气的环境中实施的。因为,这过程通常需要依靠那些厌氧性细菌的作用。而且,其间似乎总少不了需要有时适量的食盐的添加。一方面,食盐可资调味,事实上,氯化钠早已成了人类口味调整的主材料;另一方面,它又具备杀灭和遏制各种有害菌菌

繁殖的功能,可直接用以调控整个霉变发酵进程。

生命体的腐烂属于大自然里的一种最为常见的现象。其实,它所体现的正好是另一种生命的滋生、发育与发展的过程,也即人类的肉眼通常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类的生命运动的表象。偏偏人类的智慧能将它们分离出来,甚至以一种独特的工艺来进行特殊食物的制作。并且最后果真创造出来诸多神奇的美味佳肴,譬如金华火腿、香肠、咸腿、金钱云腿、季桥咸猪头、南京板鸭、酱鸡、酱鸭、酱舌头、舟山霉鳊鲞、龙头鮑、萧山萝卜干、雪里蕻腌笃菜、诸蟹霉菜梗、双黄灰鸭仔、宁波臭冬瓜、涪陵榨菜、槐花酱菜、乌镇臭豆腐、永川豆豉、徽州臭鳊鱼,还有越都绍兴的霉腐乳、同顺园黄酱和顶级太油等等一系列不胜枚举的霉制发酵食物,可谓真正地懂得了如何去腐败为神奇者也!

所以,倘与世间另外的腐败去做个比较,诸如当下官场所常见的腐败,它们的质变速度虽然看上去差不多,但其结果却是大相径庭。一般来说,食物的腐败往往并不是太可怕,因为许多蛋白质类食物的腐败,其实仅只是一种人类可资利用与掌控的霉变发酵而已。而非非那些官场腐败令人发急愤慨又发怒了。